

元「詩書名將」述律杰事輯

陳世松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契丹人述律杰原本是位在元朝中後期歷史上，特別是在祖國西南邊陲和漢人文化圈內頗有影響的人物。¹ 但是，由於受他姓名異譯、別譯的困擾，以致迄今我們連他的真實姓名、民族屬別、家世淵源、仕履生涯，以及生平事跡都不甚了了。這不能不是元史和民族史研究中一個遺漏。爲了恢復他的歷史本來面目，本文採用文獻輯錄的作法，略將其生平連綴成篇，以成此事輯。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述律杰，其名字僅一見於《元史》。該書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庚辰條云：「汝、穎賊李武、崔德等破潼關，參知政事述律杰戰死。」² 查同書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條又云：「命……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述律朵兒只守禦潼關。」³ 顯然，這個戰死潼關的參知政事述律杰，就是一年前奉命守禦潼關的述律朵兒只。

¹ 關於述律杰其人的史料，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合編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第二冊，頁830-31，以及羅依果、樓占梅合編的《元朝人名錄》（臺北：南天書局，1988年），第二冊，頁1687，均作了較全面的整理；王著並對述律杰的生平大事，作了較好的歸納。方國瑜教授《雲南史料目錄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一冊，頁256-58；第三冊，頁1048，1055等，對有關述律杰在雲南的詩文和碑刻作了著錄和考釋。賈敬顏教授生前撰有〈雲南旃姓與述律杰〉（收入賈氏遺著《民族歷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17-18），其文旨在對傳述律杰爲雲南通海縣蒙古族祖先旃姓的有關文獻的考辨，雖與述律杰事跡無涉，但從另一角度揭示了述律杰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影響。方齡貴教授的論文〈元述律杰事跡輯考〉（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編：《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5-60），著重對述律杰的名號、行實進行了細緻的考證和探討，是迄今研究述律杰生平事跡最有參考價值之作。

²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四十四，〈順帝紀七〉，頁932。

³ 同上注，頁922。

元人張翥有〈潼關失守哭參政舒嚕杰存道〉詩一首，生動地描述了述律杰戰死潼關的經過：

十月三日天地昏，將軍扼賊死轅門。火飛華嶽三關破，血浸秦川萬馬奔。望越伍胥方抉目，戰箕先軫不歸元。北風吹盡英雄淚，倚劍悲歌一愴魂。⁴

由此可知，死於潼關的陝西參政述律杰，又名舒嚕存道。張翥〈題舒嚕存道元帥平師宗三州卷後〉，⁵周伯琦〈題舒嚕存道元帥招安雲南〉⁶等詩，皆可互證之。

按述律朵兒只，由於譯名不一，在《元史》上又作述律鐸爾直。《元史·王守誠傳》有云：

至正五年〔1345〕，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答爾麻失里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⁷

另據元人王沂〈石室書院記〉載，這位雲南都元帥舒嚕存道，又作舒嚕多爾濟：

舒嚕侯，世長萬夫，知夫文武之道……侯名多爾濟，字存道，官雲南都元帥云。⁸

又按述律存道，《元史》別作述律遵道。《元史·歸暘傳》云：「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喻之。」⁹

元人陳旅〈舒嚕復舊氏序〉表述得更清楚：

昔契丹之氏耶律、舒嚕〔原脫嚕字〕者，皆其國之貴族。契丹與金世仇，及金滅遼，遂改耶律為依喇，舒嚕為舒穆嚕。伊喇謂前馬之卒也，舒穆嚕謂滅獲也。今雲南都元帥舒嚕從道，為余述其父征西公臨沒之言。¹⁰

⁴ 張翥：《蛻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四，頁1215-65（按1215為全書順序號；65為本冊序號；1215-65為原書編號。下同）。

⁵ 同上注，卷五，頁1215-79。

⁶ 周伯琦：《近光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二，頁1214-530。

⁷ 《元史》，頁4209。

⁸ 王沂：《伊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十八，頁1208-546。

⁹ 《元史》，頁4270。

¹⁰ 陳旅：《安雅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六，頁1213-79。

由此可見，這個雲南都元帥又叫舒嚕從道。今查明版《安雅堂集·舒嚕復舊氏序》，確知引文中之「舒嚕」原作「述律」，「伊喇」原作「曳刺」，「舒穆嚕」原作「石抹」，¹¹ 四庫諸本上的這幾處異文，皆係清乾隆四庫館臣改譯。

據此可知，上述引文中的述律杰、述律鐸爾直、述律多爾濟、述律朵兒只、述律存道、述律遵道、述律從道，均為同一人。述律為氏，鐸爾直(或朵兒只、多爾濟)是他的名，存道(或遵道、從道)是他的字。另據陳旅《書鶴野記後》可知，述律杰還以「鶴野」為號。¹² 如此看來，「元史人名不畫一」，¹³ 述律杰又可補充一例。

除了上述名號以外，述律杰還有一個令人困擾的別姓問題。西南民族史學前輩方國瑜教授在著錄雲南史料目錄時，就曾經遇到過這一麻煩。他在援引元人虞集的一篇題跋，載錄《平雲南詩卷》的作者蕭從道時，稱其「不獲考蕭從道為何許人也」。¹⁴ 其實，這個蕭從道就是述律從道，亦即述律杰。

虞集《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云：

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¹⁵

蕭從道在天曆年間以平雲南功，上「頌奏」一事，在當時朝廷上是一件轟動新聞，親歷過此事並撰寫為文的人，不止虞集一個。例如，黃潛在《跋平雲南頌》中就寫道：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¹⁶

¹¹ 陳旅：《安雅堂集》，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北京圖書館藏本，編號：12262），卷六。承北京圖書館楊訥教授惠賜抄件。

¹² 同上注，卷十三。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跡輯考》點明了號名「鶴野」的含義：「述律杰之以鶴野為號，當與他祖居地望有關，兼有以相傳化鶴的丁令威自況的意思。」（頁40）

¹³ 趙翼：《廿二史劄記》（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卷二十九，頁418。

¹⁴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第一冊，頁256。

¹⁵ 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初編縮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十，頁113。

¹⁶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二十一，頁202。

顯然，虞集和黃潛所記的為同一事，上奏的詩篇同為〈平雲南頌〉；只是作者略有不同：一為蕭從道，一為述律鐸爾直，即述律從道。二者實則同係一人。

這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虞集為何要把述律從道記作蕭從道呢？述律同蕭氏在姓氏上有何聯繫？

元人吳師道在〈舒嚕元帥復姓卷跋〉中寫道：

契丹肇迹唐末，盛強於五代。述律者，其後族姓也，又以蕭並稱，徵諸史可見。金滅遼，改述律為石抹。¹⁷

《元史·石抹也先傳》亦云：

石抹也先者，遼人也。其先，嘗從蕭后舉族入突厥，及后還而族留。至遼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改述律氏為石抹氏。¹⁸

今人周建奇從民族學和語音學的角度另作了一番解釋。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遼史札記〉的文章中指出，遼代的契丹遙輦氏出自奚遙里氏，后族蕭氏所從出的契丹右大部，也為奚。遼代耶律、蕭氏二姓，關係密切，正是為鞏固二族聯盟所建立的特殊制度。「遼代奚人大都姓蕭，顯然就是因為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本奚人，奚又是庫莫奚。遼亡後，進入金、元的蕭氏，有許多人改姓石抹。黃潛〈石抹公神道碑〉說『其先出於梁蕭氏』，顯係僞托，而『庫莫奚』的『庫』字，則有可能為『庫』字之訛。『庫』音始夜切，『石抹』也許為『庫抹』的異譯」。¹⁹

由此可見，作為契丹后族的蕭氏，與契丹的淵源關係甚久，而與江南梁武帝的蕭姓無涉。

述律杰將舊姓「石抹」復為「述律」，具體時代無考。²⁰ 他的復姓請求之所以在朝中屢屢受阻，固然與政治因素不無關係；但不可否認，其中也與述律杰硬把自己的姓氏淵源與江南蕭姓連在一起的作法有牽連。吳師道在〈舒嚕元帥復姓卷跋〉一文中就寫道：

今雲南元帥存道公，抗言于朝，而復其故……然卷中有謂舒嚕為蕭，系出梁武。梁武在江左，與朔漠殊絕，不知何所據也？後世之崛起特異，而自為姓，或與舊姓同者多矣。奚必出於一耶！願從存道問焉，以怯所疑。²¹

¹⁷ 吳師道：《吳禮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頁1212-253。

¹⁸ 《元史》，卷一百五十，頁3541。

¹⁹ 周建奇：〈遼史札記〉，《內蒙古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頁11。

²⁰ 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跡輯考〉云：「述律杰以都元帥二次入滇時業已復姓。」（頁38）

²¹ 吳師道：《吳禮部集》，卷十八，頁1212-253。

從這個記述可知，堅持把述律與蕭氏聯繫在一起的，正是述律杰本人的意願。所以朝中文人才在他尚未恢復述律舊姓之前，撰文稱他為蕭從道，如虞集的〈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和〈題蕭氏家世事狀〉，²² 以及柳貫的〈送蕭從道還蜀歌並序〉，²³ 就屬於此。

三

在弄清了述律杰的不同稱呼之後，讓我們再來探討一下他的家世淵源。記錄述律杰家世的資料，迄今保存較多，最集中體現在以下二篇：

其一是虞集〈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當四年，即順帝元統元年（1333）〕閏三月甲寅，虞某書。²⁴

虞集的這篇文章，是為四川耆舊、一個叫充城先生所寫的〈〔蕭〕從道事實〉而撰的。據充城先生記載，蕭從道出生於一個武將世家。他的曾大父因跟隨成吉思汗征戰有功，累官至鎮守四川的大將，至蕭從道時，已經四世矣。由於作者與蕭從道同在四川，詳知蕭的家世，故他的記載應當是可靠的。

其二是陳旅〈述律復舊氏序〉：

今雲南都元帥述律從道，為余述其父征西公臨沒之言曰：吾志未遂者三。冀寧舊軍，祖考都元帥公所親募，效用者也。自吾為保寧萬戶，是軍散入他部，吾未能復之，一也。先世墓在陽曲，而吾以遠戍，未能立家廟，以奉時祭，二也。吾世述律，金人氏我為石抹。今幸入聖朝，沐休澤而未釋前代之辱，三也。汝其慎畢吾志。從道自受遺言，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此。乃還冀寧，因故宅為祠堂，置田以供祠事。復氏之請，有難之者。從道請不已，中書為數下書禮曹議，凡十年始得復氏述律。²⁵

陳旅親自聽過述律杰介紹其家世，經他筆錄下來的這篇文章，在虞集記載的基礎

²²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頁113。

²³ 柳貫：《柳待制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三，頁54-55。

²⁴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頁113。

²⁵ 陳旅：《安雅堂集》，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卷六。

上，又新補充了幾個情節：一是述律杰的祖父是靠招募一支冀寧舊軍起家的，二是他先世墓地在山西陽曲，三是他所襲的官職為四川保寧萬戶。

結合上述記載，今查《元史》，確有一篇符合這些內容的傳記。這就是《元史·石抹按只傳》：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漢軍五百人歸太祖。歲戊午，按只代領其軍，從都元帥紐璘攻成都。……至元四年，從行省也速帶兒攻瀘州，……九年，從攻建都蠻，……軍還，道病卒。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領其軍。不老從攻嘉定，……十二年，嘉定降，……不老功最多。……十三年，領隨翼軍五百人，……直抵重慶城下，……十四年，從攻瀘州，……破之。十五年，復攻重慶太平門，……十六年，命襲父職，為懷遠大將軍、船橋軍馬總管，更賜金虎符，兼夔路鎮守副萬戶。十八年，大小盤諸峒蠻叛，命領諸翼蒙古、漢軍三千餘人戍施州，既而蠻酋向貴、誓用等降，其餘峒蠻之未服者悉平，遂以為保寧等處萬戶。²⁶

傳中所載的石抹家族，即述律氏一家的生世及其三代的事功，正好與上述家世材料相吻合。如果加上述律杰，正好四世。現在，就讓我們來描述一下述律氏一家四代的家世：

一世，石抹大家奴，述律杰之曾祖父。契丹人，世居太原（北宋時陽曲縣移治今太原市）。率冀寧漢軍五百歸降成吉思汗，攻城野戰至四川，以多功為大將。

二世，石抹按只，述律杰之祖父。蒙哥汗八年戊午（1258）代領其軍，征戰四川，世祖至元九年（1272）病卒。

三世，石抹不老，述律杰之父。至元九年代領其軍，平定四川，以多功於至元十六年（1279）襲父職，為懷遠大將軍、船橋軍馬總管，更賜金虎符，兼夔路鎮守副萬戶，十八年（1281）為保寧等處萬戶。

四世，述律杰，「早從征伐，藝勇有聲，襲父爵為萬戶，鎮保寧」。²⁷「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²⁸為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²⁹

以上推斷，與史吻合，應該說是完全可以成立的。³⁰

²⁶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頁3640-42。

²⁷ 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三，頁54。

²⁸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頁113。

²⁹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一，頁202。

³⁰ 方齡貫《元述律杰事跡輯考》（頁54-58）對述律杰家世的推測，正與本文相符。惟方文更從有關年代上進一步考察述律杰四代人的關係有無可能，堪稱精當。

述律杰的家世既明，下面讓我們來探討他本人的事跡。

四川是他家族建功立業之基，也是他襲職為保寧萬戶的駐節之地。虞集〈題蕭氏家世事狀〉稱，述律杰以「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³¹由此推知，述律杰襲職為保寧萬戶的時間，下限大約在天曆元年(1328)前二十年，即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左右。

《元史·地理志三》載：

保寧府，下。唐隆州，又改閬州，又為閬中郡。後唐為保寧軍。元初立東川路元帥府。至元十三年，升保寧府。二十年，罷元帥府，改保寧路。³²

由於保寧府「當梁、洋、益、梓之衝」，「前接關表，後據劍北，據川陸之會」，³³在元代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元朝除了在此置路以外，更派重兵駐守。於是，這裏又設立了保寧等處萬戶府。保寧等處萬戶府是四川境內，除蒙古軍都萬戶府以外的十三萬戶之一。³⁴它的職責，除了威攝鎮撫之外，還在於平時養兵屯田。柳貫〈送蕭從道還蜀歌〉提到，述律杰曾於「泰定末，上屯耕便宜京師」。³⁵這表明屯田耕種也是保寧萬戶述律杰的職事。

關於保寧萬戶府屯田的情況，《元史·兵志三》有云：

保寧萬戶府軍屯：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保寧府言：「本管軍人，一戶或二丁三丁，父兄子弟應役，實為重併，若又遷於成都屯種，去家隔遠，逃匿必多。乞令本府在營士卒，及夔路守鎮軍人，止於保寧沿江屯種。」從之。簽軍一千二百名。二十七年，發屯軍一百二十九人，從萬戶也速迭兒西征，別簽漸丁軍人入屯，為戶一千三百二十九名，為田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七畝。³⁶

保寧萬戶府軍屯：置立於崇慶州晉原縣之金馬，為戶五百六十四名，為田七十五頃九十五畝。³⁷

此外，《經世大典序錄·屯田》也載：

³¹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頁113。

³² 《元史》，卷六十，頁1437。

³³ 清常明等：嘉慶《四川通志》，重印本（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卷九，頁692。

³⁴ 參見蕭啓慶：《元代的鎮戍制度》（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頁113-39。

³⁵ 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三，頁54。

³⁶ 《元史》，卷一百，頁2572-73。

³⁷ 同上注，頁2574。

保寧軍屯：千一百戶，田一百十八頃。

保寧萬戶府屯：崇慶州晉源縣之金馬。五百六十戶，田七十五頃。³⁸

上述資料表明，保寧萬戶府的屯田範圍，除嘉陵沿江一帶外，事實上，成都附近的平壩地區金馬（今成都市溫江縣一帶），直至元朝中期，也就是述律杰繼任萬戶後，依然是保寧萬戶府的軍屯之地，並未因《元史》引文中至元二十六年（1289）保寧府的那個奏言而有所改變。正因為如此，所以，述律杰才有可能在成都購田置業，並留下他的活動事跡。

時人王沂〈石室書院記〉記述了述律杰在成都捐資助學，興建石室書院的經過：

石室何以名？祀漢文翁也。曷以祀之？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禮也。今先聖先師之位，定于一祀之禮，與曰郡邑，先賢得祠於學宮，猶古也。然則何以書？蜀有儒自公始，祀有書院，自今舒嚕侯始。書謹始也。

初，侯有宅承教里，其地亢爽，宜講藝；其位深靖宜妥神。謀斥新之為書院，乃請於省部使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故材不賦而羨，工不發而集……又割俸購書，作祭器於吳……祀斂其新都膏腴之田畝一百五十所，入廟干其家僮二百指。既成，而嵩才里秀，接踵來學。〔順帝〕至元六年〔1340〕，侯來京師請記。³⁹

今按：引文中的石室，係西漢景帝（前165-139）末年蜀郡太守文翁興學之地（今成都市文廟前街石室中學）。武帝（前140-87）時下令天下仿蜀郡辦學，石室之名由此譽滿全國。宋末元初，石室毀於戰火，在元朝因提倡恢復石室而名揚一時的，前有官於四川的鈕璘大監。鈕璘以私財首倡恢復石室為學宮之舉，並遍歷江南，收書三十萬冊，其熱心助學之事，曾受到虞集、張雨等文人的盛讚。⁴⁰ 後有四川儒學提舉謝晉賢，他因「請復文翁石室為書院」，「論功居諸道最」。⁴¹ 述律杰之資助石室書院，正值其間。據王沂在該文中說，「蜀在宋季為邊郡，民纏焚剽之毒百餘年，王師南戡，成都最先下。太宗皇帝墾除艱厄，提攜赤子，置之樂土。累聖繼以休養蓄息，響之以援桴擊柝，今則田耕井飲矣。昔之重關複棧，今則東阡南陌矣」。正是在四川經濟復蘇，文教亟待振興之時，述律杰捐出成都的私宅，以及新都的田產一百五十畝，家童二十名，全力資助成都石室書院的修建，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他之受到傾朝文人學士的讚頌，是理所當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時人陳基在他撰寫的〈書石抹氏家譜後〉一文中稱，述律杰「嘗持

³⁸ 《元文類》，《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四十一，頁599。

³⁹ 王沂《伊濱集》，卷十八，頁1208-546。

⁴⁰ 參見蕭啓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載蕭啓慶：《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127。

⁴¹ 《元史》，頁4210。

文衡於四川行省」，⁴²即做過四川省以文章取士的主考官。述律杰在四川的這一任職，與捐資助學的事有某種內在聯繫。這兩件文化盛事的时间，顯然發生在順帝後至元六年(1340)以前。王沂的〈石室書院記〉雖然明載述律杰於該年「來京師請記」，但並未說是從何省來京，因此似不好據此斷定這時他仍官於四川；更不宜把這這一時間作為他離開四川，受職為雲南都元帥的旁證。⁴³

五

出蜀赴京，參與「天曆之戰」，是述律杰一生事業的重大轉折。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出巡，崩於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擁立幼主的上都倒剌沙集團，同擁立武宗之子的上都燕鐵木兒集團之間，爆發了一場爭奪帝位的戰爭。陝西、四川、雲南等地均站在上都集團一方。是年九月，正當內戰方酣之際，述律杰以「上耕屯便宜」事，來到京師大都。接著，他被召對明仁殿，旋即奉詔參加了平定陝西、雲南的戰爭。

黃潛〈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記述了述律杰受命辭行的過程：

鐸爾直當上〔文宗〕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陛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⁴⁴

虞集〈題蕭氏家世事狀〉記述了述律杰受命平亂的背景及經過：

是年秋九月，天子〔指文宗〕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懼怯退異。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為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⁴⁵

吳師道〈蕭存道元帥去冬行題後〉概述了述律杰出征的情形：

⁴² 陳基：《夷白齋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下，頁1222-389，390。

⁴³ 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跡輯考〉(頁39，49)以順帝後至元六年(1340)作為述律杰開闢雲南的時間，似可商榷。詳見本文第六節。

⁴⁴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一，頁202。

⁴⁵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頁113。

將軍疾趣馬，肅肅出神京。銜命既撫綏，杖鉞亦專征。一巡晉冀靜，再顧關洛清。⁴⁶

柳貫〈送蕭從道還蜀歌〉更詳細記述了述律杰平雲南的經過：

蕭從道……以遼東貴族，累世將家，早從征伐，藝勇有聲，襲父爵為萬戶，鎮保寧。泰定末，上屯耕便宜京師。會關外稱兵，侯受詔前行，擐旗斬將，功最一時。亡幾，雲南大理亦憑險擾邊，廷議遣使持節，分道督戰，侯與在行，獨由烏蒙深入巢穴，折其鋒銳，凶渠授首，逆類悉平。⁴⁷

按述律杰受命發兵平定晉冀關陝，事在天曆元年(1328)。據《元史·文宗紀》記載，是年八、九、十月，當上都兵進逼京畿之際，陝西御使大夫也先鐵木兒乘機響應，分兵東進，大有東出太行，南取汴梁，直逼大都之勢。大都朝廷累遣使者頒詔於陝西，「行省、行臺官焚詔書，下使者獄，告于上都」。⁴⁸ 在上都投降，大都政權大獲全勝之際，朝廷一再遣使傳檄招諭，陝西方於十一月受命撤兵。述律杰招諭陝西，殆在此時。

陝西罷兵不久，又有四川平章囊加台自稱鎮西王，稱兵反抗大都文宗政權的事件。四川的反抗還未平息，與文宗作過戰的蒙古諸王禿堅，逃回雲南，又於天曆二年(1329)三月，集眾五萬，起兵自立。一時間西南蠻夷諸部多舉兵響應。為平息雲南的殘餘反抗勢力，文宗調集四川、江浙、江西、湖廣數省兵力進行征討，歷時兩年，直至至順二年(1331)才算基本告捷。據《元史·文宗紀》載，四川行省曾經「調重慶五路萬戶以兵救雲南」。征討雲南的四川兵，曾於至順元年(1330)五月，「進軍至烏蒙。」是年閏七月，支持突堅的羅羅斯土官「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又曾調「成都、保寧、廣安諸屯兵千人」，⁴⁹ 進行堵截。時人宋褰在一篇題為〈奉元路總管致仕文公〔如玉〕神道碑〉中提到，「雲南道元帥舒嚕存道」曾求他為陝西行省都事文如玉「銘其墓道」。文如玉的事跡中，記載有關於他「在雲南，建言烏撒屯兵不利，宜州縣犬牙制之，勢分權削，可無後虞……歲餘果叛。屯兵千人盡沒，咸服先見」。⁵⁰ 文如玉是出生於四川南充的望族之後，與任職保寧的述律杰可能相知。述律杰出師雲南，不從烏撒，而從烏蒙進兵，與文如玉的建言不無關係。否則，述律杰何以在文如玉死後，要親自出面求任職太史的宋褰為之撰寫神道碑。

⁴⁶ 吳師道：《吳禮部集》，卷三，頁1212-19。

⁴⁷ 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三，頁54。

⁴⁸ 《元史》，卷三十四，頁715。

⁴⁹ 以上引文見《元史》，卷三十四，頁755，757，763，764。

⁵⁰ 宋褰：《燕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十四，頁1212-507，508。

據黃潛〈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載，述律杰是在天曆二年（1329）冬十月「作頌以獻」⁵¹的。當時，雲南尚未最後平定，賞格未下，所以，儘管他有功於朝，又入京奏捷，但嘉賞一直沒有宣布。述律杰等得不耐煩，便「載家徑歸」，取道江南散心去了。柳貫〈送蕭從道還蜀歌〉就記下了他這時際遇，以及所發抒的感慨：

蕭侯從道自京還蜀，艤舟廣陵，薄遊吳會，解后一見，如故交焉。……幕府上其平南之績，吏持微法，賞典未下，侯載家徑歸。朝廷制爵祿以馭臣，顧於侯，係吝若是邪！侯方將覽觀山川形勝，以摠發胸中之耿耿然。⁵²

就這樣，述律杰便溯江而上，從江南回到保寧，繼履他的舊任。

六

述律杰回到保寧路所在的閩州，已是次年（至順元年，1330）三月底，時人鄭元佑〈送蕭萬戶還蜀〉，以詩歌形式記述了述律杰返回閩州的盛況：

總戎西蜀幾經年，從事誰令爾獨賢。躍馬莫矜橫槩賦，聞雞不道枕戈眠。韜藏寶劍塵生匣，愛惜瑯弓夜弛弦。歸到閩州三月盡，江花如錦照行驪。百丈牽江詣閩州，旌旗擁接舊君侯。按行貔虎千巖戍，蹴踏魚龍萬里流。奪錦亭圍花陣雨，離堆記積蘚痕秋。平生謾有相如檄，擊手何時作勝遊。⁵³

從歸蜀到赴雲南開闢，是述律杰一生事業的又一個轉折。

述律杰曾於文宗天曆二年（1329）到過雲南平過叛，這次是再度入滇任職。關於述律杰再次到雲南的時間問題，各說不一。雲南學界大致主張在後至元六年（1340）至至正初年之間。⁵⁴ 我以為，時間還應比這更早一些。依據有二：

一是細讀虞集〈題蕭氏家世事狀〉，其中所謂「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

⁵¹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一，頁202。

⁵² 見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三，頁54。

⁵³ 此處引文出自鄭元佑《僑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五，頁1216-476。按：顧瑛《草堂雅集》載有〈送蕭萬戶還蜀四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三，頁1369-233），其中第三至四首，與此處引文基本相同，僅個別字句略異，孰為原作，另當別考。

⁵⁴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或云：「不知始於何年。」（頁1055）或云：「至正初年。」（頁1091）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跡輯考〉認為，述律杰開闢雲南的時間在後至元六年，「不會比這更早，但也不應該比這更晚」（頁49）。

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⁵⁵ 由此可以品味出，述律杰的進職，是在他建功不久的某個時間。查《元史》至順二年(1331)四月條有云：「中書、樞密臣言：『天曆兵興，諸領軍與敵戰者，宜定功賞。臣等議：諸王各金百兩、銀五百兩、金腰帶一、織金等幣各十八匹，諸臣四戰以上者同，三戰及一戰者各有差。』」有旨：『賞格具如卿等議。』」⁵⁶ 虞集稱蕭從道「進秩三品」，應該就是在這個賞功條格之後發生的。而這時，述律杰已經歸蜀一年。所以，他的赴雲南開闢，當在歸蜀後不久，很有可能，就在至順三年(1332)以後，順帝即位之初的元統初年(1333)之際。

二是元人梁寅〈王謹渝右江蠻序〉證實，在後至元二年(1336)前，「舒穆魯萬戶」曾經「傳詔」招諭過廣西右江的瑤族首領岑世興，⁵⁷ 證明述律杰此時已到雲南任職。

述律杰從四川到雲南赴任，在當時的文人學士中一度引起不小的轟動，他們紛紛吟詩作賦為之送行。⁵⁸ 值得注意的是，在贈詩中，泰普華詩的標題是〈送述律杰元帥開闢越峯〉，⁵⁹ 班惟志詩的標題是〈送述律元帥開闢分題得越峯〉。⁶⁰ 按越峯，今四川西昌，當時屬雲南行省，由此推知，所謂述律杰開闢雲南，很可能是指他先在當時雲南所屬的越峯建置帥府一事。

七

從雲南境內保存至今的有關碑刻題記得知，述律杰在雲南歷任都元帥、中奉大夫、雲南行省參知政事。⁶¹ 他既以都元帥和行省參知政事坐鎮一方，其可尋的事跡卻並不多，計有以下幾件：

⁵⁵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頁113。

⁵⁶ 見《元史》，卷三十五，頁781。

⁵⁷ 詳見梁寅：《石門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七，頁1222-664，665。本文第七節有過程敘述。

⁵⁸ 詳見本文所附「有關述律杰的贈詩一覽表」。方國瑜著錄有〈送述律杰開闢詩〉，可供參考，詳見《雲南史料目錄概說》，第一冊，頁258。

⁵⁹ 泰普華：《送述律杰元帥開闢越峯》，引自明劉文徵：天啓《滇志》（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卷二十八，頁946。

⁶⁰ 班惟志：《送述律元帥開闢分題得越》，引自景泰《雲南圖經》，卷七，頁8-9。以上贈詩，承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杜玉亭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⁶¹ 據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跡輯考》（頁50）轉引道光《雲南通志稿》考定，述律杰在廣西道時，是以「萬戶都元帥」來雲南的。其後升任雲南行省參知政事，時間不在至正四年(1344)，當在至正三年(1343)。今按：據《元史》「至正二年十二月」條載，順帝曾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不老三珠虎符」（頁865）。此處的「不老」，當即石抹不老，述律杰之父，實為述律杰之誤。由此證明，述律杰升任雲南行省參知政事的時間，還在此前，即當在至正二年(1342)。

一是招諭廣西瑤族首領岑世興。順帝後至元二年(1336)，廣西瑤族反。十一月，「以那海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討廣西叛徭」。⁶² 次年(1337)二月，「廣西徭賊復反，命湖廣行省平章那海、江西行省平章禿兒迷失海牙總兵捕之」。⁶³ 有關那海、禿兒迷失海牙平定此次廣西瑤族造反事件，時人梁寅在他撰寫的〈王謹渝右江蠻序〉一文中得到了證實。文中那海作諾海，禿兒迷失海牙作圖嚕默色哈雅，顯係四庫館臣所改。在記述他們的出兵經過時，該文提到了述律杰：

後至元二年秋，廣西右江僚岑世興反，寇南寧等郡，其子郎罕攻定遠諸寨。眾合十餘萬，殺長吏，置僞官。詔江西省平章圖嚕默色哈雅、湖廣省平章諾海合兵討之。次年……命江西省宣使王謹往諭賊……世興曰：前舒穆魯萬戶傳詔，吾未之順。今汝來，彼教汝以給我耶！吾有死而已，汝勿言也。謹曰：前之不順命，罪也。今能順，是奉前詔也……世興乃悟……四月七日，以世興父子至柳州，平章命世興子特穆爾與其黨十三人朝京師，遣世興還，乃班師。⁶⁴

該文雖未直接記述述律杰那次不成功的詔諭行動，但從中不難以補充他以萬戶都元帥在廣西活動的一些細節。述律杰曾撰寫了一篇題爲〈玉案祖師雪庵塔銘〉的文章，該文的銘刻原保存在昆明筇竹寺後，文中有一段話：「余因撫摩廣西，仇戮退兵，各令分守故地，□整解塵，勞憩於本寺方丈。」⁶⁵ 此碑立於至正十六年(1356)，但從內容上看，說的顯然是他初到雲南，赴廣西詔諭岑世興的活動。因爲詔諭不成，故難免不動武，這才有所謂「仇戮退兵」；正因爲岑世興「不順命」，故才有「分守故地」，以及那海、禿兒迷失海牙再度前往廣西用兵詔諭的記錄。

二是平師宗三州。《元史·地理志》云：

廣西路，下。東爨烏蠻彌鹿等部所居。唐爲羈縻州，隸黔州都督府。後師宗、彌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憲宗七年，二部內附，隸落蒙萬戶。至元十二年，籍二部爲軍，立廣西路。十八年，復爲民。領州二。師宗州，……彌勒州。⁶⁶

按：所謂師宗三州，即指廣西路所隸之師宗州、彌勒州，以及成宗大德四年(1300)二月新置之維摩州。關於述律杰平師宗三州事，張翥有〈題述律存道元帥平師宗三州卷後〉一首云：

⁶² 《元史》，卷三十九，〈順帝紀〉，頁837。

⁶³ 同上注，頁838。

⁶⁴ 見梁寅：《石門集》，卷七，頁1222-664，665。

⁶⁵ 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十四，〈金石考〉十四，後期三，頁二十九下。此處引文出自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跡輯考〉頁53已據原碑拓片校正之錄文。

⁶⁶ 《元史》，卷六十一，頁1478。

不用牙璋遠出師，將軍憑軾下邊陲。蠻酋爭敵金盤血，漢使高懸玉帳旗。司馬文章傳太史，武侯威略震南夷。只今父老闡滄上，擬刻寧蠻第一碑。⁶⁷

張翥另有〈存道元帥師宗感時及陡溯山俟刀寨入貢次韻二詩送歸關戍〉，詩中有云：「微外頻傳羽檄飛，將軍三起著戎衣。……萬里籌邊頻卻敵，半生憂國早成翁。塞垣烽火方無警，幕府文書已上功。奏賦歸來五雲閣，漢庭不獨數嚴終。」⁶⁸由此可知，這次平師宗的行動，以奏捷告終，具體時間雖不詳，但顯然在詔諭廣西右江瑤族之後。

三是出使車里。《元史·順帝紀》云：

〔至正元年十二月，〕雲南車里寒賽、刀等反，詔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脫脫木兒討平之。⁶⁹

另據述律杰所撰〈重修大勝寺碑銘〉云：

予方將旨招諭車里還，爲瘴毒所攻，瀕死者屢矣。勿藥之日，遂勉彊而作是銘。⁷⁰

景泰《雲南志》卷六〈車里軍民宣慰司〉亦載：

都元帥述律杰往諭之。深入其境，諭以大義，其酋寒塞感慕、禱道伏謁，願備琛貢，請置耿凍路耿當、孟弄二州。⁷¹

按寒塞當作寒賽，有關其歸附事，萬曆《雲南志》卷十〈元江府名宦·寒賽傳〉有云：

車里路總管，初寒賽遣侄刀濫入貢，爲元江判官宗顯所誣，朝廷遣兵討之，失利而還。行省遣都元帥述律杰諭以大義，寒賽感慕，遂備珍、增差賦、置郵傳。⁷²

此外，正德《雲南志》卷十七還記載：

嘗使車里，以黃金、採女遺之，一無所受。蠻酋曰：「入我土而不爲金婦餌者，元帥一人而已。」⁷³

⁶⁷ 見張翥：《蛻庵集》，卷五，頁1215-79。

⁶⁸ 同上注，頁1215-76，77。

⁶⁹ 《元史》，卷四十，頁862。

⁷⁰ 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十四，《金石考》十四，後期三，頁十三上。

⁷¹ 轉引自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十四，〈重修大勝寺碑銘〉跋語，載《金石考》十四，後期三，頁十四上。

⁷² 轉引自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第三冊，頁1098。

⁷³ 正德《雲南志》，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卷十七。承雲南大學方慧女士提供，謹此致謝。

述律杰在出使車里，取得招諭成功之時，寫下了一篇題為〈招安雲南徹里部詩卷〉的記事詩，可是今已不傳。時人周伯琦在〈題述律存道元帥招安雲南徹里部詩卷〉中寫道：

文武全材信丈夫，奇哉述律策助殊。銅標界海光東海，卉服浮江格有虞。日月照臨螻蟻穴，丹青點染犬羊圖。還朝自草平南表，刻石燕然得無比。⁷⁴

由此可見，述律杰的出使車里，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招諭行動，深得朝廷和當地少數民族的稱讚和歡迎。

四是討史可伐。史可伐即思可法（《元史》作「死可伐」），為麓川土長，地與木邦近。元廷既征車里，復討木邦。木邦戰事較大，其所經歷的時間也較長。述律杰始終參與其役，故《元史》不乏記載，〈順帝紀〉云：

〔至正二年十二月，〕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不老三珠虎符，以兵討死可伐。⁷⁵

按：此處的不老，即石抹不老，述律杰之父。《元史·順帝紀》誤將述律杰事繫在其父頭上。可能這次戰事最初比較順利，述律杰再一次顯示了他的文武之才，所以，在至正五年（1345）十月，順帝命奉使巡行天下時，王守誠即「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⁷⁶然而，戰事又起了變化，至正六年（1346）六月，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故元廷復命亦禿渾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往討之。七月，又降詔招諭死可伐，直至七年（1347）三月，才有雲南王李羅來獻史可伐之捷。⁷⁷

戰事雖然結束，但述律杰與平章亦都渾（即亦禿渾）的矛盾卻尖銳起來了。《元史·歸暘傳》云：

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諭之；未幾，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律，暘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況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⁷⁸

述律杰在雲南一貫推行招諭政策，他雖然在車里取得了成功，但由於在對待木邦上，與蒙古貴族專重武力征服的政策相違背，所以才會發生「中書欲罪述律」的波折。

關於述律杰離開雲南的時間，據由他撰寫的〈寶珠山能仁寺之碑〉載：「至正癸

⁷⁴ 周伯琦：《近光集》，卷三，頁1214-530。

⁷⁵ 《元史》，卷四十，頁865。

⁷⁶ 同上注，卷一百八十三，〈王守誠傳〉，頁4209。

⁷⁷ 同上注，卷四十一，〈順帝紀〉，頁875，877。

⁷⁸ 同上注，頁卷一百八十六，4270-71。

已，予告老而歸岷麓之鶴莊。」⁷⁹按至正癸巳當至正十三年(1353)。岷麓之鶴莊可能在今四川成都市西，具體地點待考。如從後至元元年(1333)入滇算起，述律杰在雲南任職最少也有二十個年頭之久。

八

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遼族多好文學》稱，遼朝宗室之人文學修養極高，以文學著稱者，博學能詩，工詩賦，善繪畫者，比比皆是。⁸⁰承襲這一傳統，在元朝，契丹人在文學領域中也顯露了較高的才能。

述律杰世居中原，雖然出身於武將世家，但他卻有著極高的漢文化修養。他雖然在西陲軍旅任職，但卻同當時領文壇風騷的漢族士大夫有著極好的交誼。從他們之間的詩文唱和可以看出，述律杰在當時文化圈內，深受漢族文人學士尊重和愛戴。下面是他們為述律杰畫像所寫的讚詩中的兩首，由此可見他在漢族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蘇天爵在〈元帥舒嚕公畫像贊〉中寫道：

皇元多方，西南邛樊。獨遠聲教，時時奸慝。偉述律公，氣剛以直。肅將明詔，往臨其域。休爾師徒，諭以威德。遠人賓服，外人承式。昔漢中興，將曰充國。大整六師，先零是克。圖形歌功，垂美無極。偉述律公，棣棣其則。棣棣其則，永翼王室。⁸¹

胡助也在〈蕭鶴野真贊〉中稱頌說：

東州之裔，西蜀之壘。武功積世，偉偉堂堂。劍佩圭璋，氣超龍驤。滿月面相，詩書名將。漢唐之士，雲臺凌煙。丹青是然，久載彌傳。⁸²

正德《雲南志》載：「述律元帥杰好文學，朝廷大老若虞集、揭傒斯皆有文章送之。」⁸³方國瑜推測說，「疑述律杰以時人贈詩匯為一冊(可能有刻本)，以夸其事。」⁸⁴

⁷⁹ 載王昶：《金石萃編未刻稿》(羅振玉校印本)，轉引自方齡貴：《元述律杰事跡輯考》，頁51。

⁸⁰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頁366-67。

⁸¹ 蘇天爵：《滋溪文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一，頁1214-18。

⁸² 胡助：《純白齋類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本，卷十九，頁1214-668，669。

⁸³ 正德《雲南志》，卷十七。

⁸⁴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第一冊，頁258。

這一推測完全能夠成立。今查《金華黃先生文集》得知，當年述律杰確曾匯編時人贈詩三百餘首為冊，名曰《群玉集》。黃潛應邀為其作序云：

蕭侯存道，世為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百餘首。侯懼久而散軼，乃哀稕成編，號《群玉集》，俾潛序之。⁸⁵

今按：有關元人為述律杰所贈之詩，僅筆者個人所及，至今保存下來的，為數不過三十餘首，約相當於述律杰原編《群玉集》贈詩的十分之一。⁸⁶

述律杰的文學創作實踐活動，是同他在雲南邊疆的用兵出使經歷緊密聯繫起來的。他在圓滿完成任務後，還朝上奏時，總是以詩記功記行。他寫下的〈平雲南頌〉、〈平師宗三州詩卷〉、〈招安雲南徹里部詩卷〉三部詩卷，今天雖已不傳，但僅從這些篇名，以及漢文人學士對其的稱頌，可知其史學及文學上的價值。在迄今尚存的〈啓建華亭山大圓覺寺碑文〉，「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五寸，分五列，列二十八行，行有十六字」；〈重修大勝寺碑銘並序〉，「高四尺，廣二尺五寸，二十七行，行三十八字」；〈玉案祖師雪庵塔銘〉，「高三尺，廣一尺五寸，兩面刻文，前十三行，後十四行，行字不整，約三十九字」。⁸⁷此三碑均屬宏文巨構，行文氣勢磅礴，敘事清新流暢，表現了極高的漢文化水平，堪稱佳製。至於他的詩作，迄今僅見一首，即〈題西洱海詩〉：

洱水何雄壯，源流自鄧川。兩關龍首尾，九曲勢蜿蜒。大理城池固，今湯鐵石堅。四洲從古號，三島至今傳。羅閣憑巖險，蒙人恃極邊。要當兵十萬，不數客三千。世祖親征日，初還一統天。雨師清瘴癘，風伯掃氛煙。民物因蕃富，封疆近百年。點蒼山色好，銘刻尚依然。⁸⁸

從這首謳歌元朝大一統以及雲南壯麗山河與民族和睦的詩篇中，我們同樣可以領略到這位契丹「詩書名將」在詩詞方面的造詣和才能。

1994年11月24日草稿

1996年3月20日定稿

⁸⁵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八，頁181。

⁸⁶ 詳見本文之附表。

⁸⁷ 見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十四，〈金石考〉十四，後期三，頁七上、十二上、二十七下。

⁸⁸ 景泰《雲南圖經》，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卷五。承雲南大學方慧女士提供。

附記

本文得以完成，有賴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SCC)和Haverford College、Paul J. Smith教授在我訪問美國時提供的支持和幫助，使我得以奠定此稿的基礎。初稿草成後，輸入電腦保存，無暇過問，忽忽年餘。後檢閱研究信息，方知方齡貴教授在本文之前，早有論文〈元述律杰事跡輯考〉發表。正如方教授當年撰文時所說：「此記述〔指王德毅等《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的記述〕則已揭明此義，並及於述律杰生平諸大端，拙文似可輟而不作了。」同樣，我這篇拙文也面臨是否需要繼續修訂發表的問題。唯考慮本文旨在勾稽述律杰的各段行實，其重點、旨趣和表述方式仍有特點，似猶有存在的價值。因此，不辭冒昧，進一步參酌諸前賢成果，勉力修訂成稿。為照顧已成之稿，這次修訂，除正文作適當補充外，對方齡貴教授成果的吸收，大都放在注解內介紹。謹此附記，尚希諒察。

附：有關述律杰的贈詩一覽表

作者	詩詞名稱	首數	資料來源
班惟志	送都元帥述律杰雲南開闢詩	1	《景泰雲南圖經》卷一
馬思溫	又	1	同
泰普花	又	1	同
靳榮	又	1	同
道童	又	1	同
成遵	又	1	同
許有壬	又	1	同
蘇天爵	又	1	同
蘇天爵	元帥述律公畫像贊	1	《滋溪文稿》卷一
吳師道	鶴野祠為蕭存道元帥作	1	《吳禮部集》卷一
	蕭存道元帥去冬行題	1	《吳禮部集》卷三
	蕭存道元帥平雲南頌後題	1	《吳禮部集》卷八
	滄樂齋贊為蕭存道元帥作	1	《吳禮部集》卷十一
柳貫	送蕭從道還蜀歌並序	1	《柳待制集》卷三
周伯琦	題舒嚕存道元帥招安雲南	1	《近光集》卷二

作者	詩詞名稱	首數	資料來源
鄭元佑	寄雲南蕭總戎	1	《僑吳集》卷二
	寄雲南蕭元帥	1	《僑吳集》卷四
	送蕭萬戶還蜀	1	《僑吳集》卷五
	舒穆嚕萬戶輓辭	1	《僑吳集》卷五
成廷圭	蕭萬戶野鶴卷子	1	《居竹軒集》卷二
張 翥	題述律萬戶澹樂軒	1	《蛻庵集》卷一
	潼關失守苦參政述律杰存道	1	《蛻庵集》卷四
	題舒嚕存道元帥平師宗三州卷後	1	《蛻庵集》卷五
	存道元帥師宗感時及陡溯山俟刀寨入貢次韻二詩送歸關戍	2	《蛻庵集》卷五
胡 助	賦贊道送蕭存道元帥	1	《純白齋類稿》卷三
顧 瑛	舒穆嚕萬戶挽詩	1	《草堂雅集》卷三
	送蕭萬戶還蜀四首	4	《草堂雅集》卷三
陳 旅	分題得鄧鏊送述律都元帥之雲南	1	《安雅堂集》卷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hulü Jie: An Eminent Confucian General of the Yuan Army

(A Summary)

Chen Shisong

The Khitan Shulü Jie was a personage of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Yuan dynasty, especially over the border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arena. He was born into a well-known family of military officers, professed Confucianism, left his footmarks in every corner of Sichuan, Shaanxi and Yunnan provinces, noted down people's merits and current events often in poetic form, and finally fell in battle at Tongguan, Shaanxi. We can find many records and narrations of him in various works of the Yuan literati, praising him as an officer well versed in both polite letters and martial arts or as a distinguished Confucian general of the Yuan army. However, he was not accorded a biography in the official Yuan history (*Yuan shi*).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draw upon the existing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cords to reconstruct his biography and restore his place in history.